



诗新韵

### 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

赵焱森

百年砥柱立中华,风雨征程信有涯。  
亿众丹心迎旭日,九州壮业绽奇葩。  
富民有赖英明策,强国盛开科技花。  
号角声中新赶考,红旗招展舜天霞。

### 十九届六中全会感吟

李定坤

治国安邦领袖裁,中华跃进阵图开。  
人民幸福心花放,意气昂扬向未来。



### 做一粒好种子

张声仁

今天,时隔176天  
您又一次让全世界  
吃上饱饭的人  
泪崩  
您像一粒种子  
在这微寒的初冬  
安眠于长沙唐人万寿园  
温暖的土地里

袁隆平院士,您生前  
有许许多多头衔  
每一个称呼  
都闪着耀眼的光芒  
但是,没有一个称呼  
能比一粒好种子  
这个最普通的比喻  
令人感动

您的一生  
风里来雨里去  
不畏炎炎烈日  
挥汗如雨  
行走在田野  
是一个真正的农家人  
种植着心爱的水稻

您的两个梦想  
让全世界饥饿的人  
有饱饭吃  
自己能够开心地坐在  
像高粱般的水稻下  
乘凉  
现在,禾下乘凉梦  
正慢慢实现  
我们的碗里  
有了抵抗饥饿的白米饭  
您隐身而去  
化成了东方魔稻  
最优质的种子  
长眠于湖湘大地

稻花香里说丰年  
享受您恩惠的人们  
会永远铭记  
您这粒好种子  
记着您这张让中国人在全世界  
扬名吐气的名片  
养育人们的杂交水稻  
将千秋万代  
在大地蓬勃生长



## 洛夫故居的乌桕树



乌桕树掩映下的洛夫故居。

陈学阳

洛夫故居门前有两株乌桕树,高十米来,比肩而立,向天伸张。皴裂的树皮,遒劲的枝干,像一对年迈父母相携站在坪前,凝望着燕子山路口,静候远方游子的归来。

2018年3月19日凌晨,90岁的洛夫病歿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第三天,世界诗歌日,湖南衡阳文化界百余名作家、诗人及媒体记者汇聚相市燕子山,深切缅怀这位世界华文诗坛泰斗。那天,故居墙上挂满挽联,沉默哀悼覆盖整个院子。门前乌桕新抽的嫩枝,淡绿,纤细,铜钱般水灵的稚叶,像佩戴朵朵花儿,叶面上紫红的经络交错,仿佛有悲伤的血液在流淌,似乎也在悼念主人的离世。

洛夫出生地衡南相市是湘南千年古镇,文化底蕴深厚。2020年,受当地主政者邀请,我出任地域诗文集《相公堡》主编,旨在打捞、整理、掇拾如珍珠般散落在故乡的人文历史碎片。初夏到洛夫故居时,正值乌桕花开,黄绿色的花一穗一穗,像稻子,像狗尾巴草。青绿似的叶子,圆润光亮,微微泛红,若守护花穗的卫兵。同行友人说,乌桕花雌雄同株,花期长,足有两三个月。我在树前深深呼吸,花香沁人心脾。

今年国庆期间,陪同十五六位作家、教授和高工赴洛夫故居采风,又一次目睹乌桕的变幻。逆光中的乌桕叶,绿中缀黄,黄里孕红,婀娜静脱,将阳光隔离出多姿多彩的光晕和影子。恍惚间,感觉乌桕背后有盈盈泪光,切切期待,遗留着离散的忧愁。大家在树旁留影,诗人罗诗斌当众朗诵其《洛夫故居的乌桕树》:“老屋前的两株乌桕树/缄默如神灵/霜红的叶片上/落满阳光/露水,以及/稀稀拉拉的鸟声/这些千疮百孔的寂静/被一只蝉蛻/小心翼翼地珍藏//树下有一条小径隐入/远方的天涯/期待黄昏

金曲

毛家弄子是一条普通的弄子,因为弄口挂上了一块“毛家豆腐”的破烂牌匾,一来二去就被人唤做“毛家弄子”。

毛家弄子唯一不普通的地方就是它地理位置极其优越。作为一条老旧的巷道,它竟然坐落在县中心,这与繁华的街道相比,毛家弄子就显得格外幽深冷清,好比一块豆腐上被切出一道口子,毛家弄子就是这一道碍眼的刀口。

从毛家弄子拐进去便是一栋水泥砌成的平房,但年头久了,上面一些水泥砾剥落下来,像溃烂了的发炎化脓的伤口。平房旁边是个小店铺,上面挂着黄字红底褐边的牌匾,字是规规矩矩的宋体字——毛家豆腐。

就这么一个弄子,单调清冷。按理说,这个弄子早几年前就应该被改建的,无奈“钉子户”毛长平每回拦在巷口抵制,改建的队伍才一次又一次作罢。

老婆儿子来劝,从城市规划劝到生命安全,没用。

居委会、街道办事处来劝,从生命安全劝到城市规划,没用。

政府领导来劝,给你几十万拆迁费,还有新房子住哩!没用。

毛长平每回都绯红着脸,青筋暴起,来劝的人每每落魄而归。

然而毛长平的豆腐店依旧是开着的,每日清早四点半,他就会从被子爬起来准备要卖的豆腐。毛长平并不像其他卖豆腐的人一样用大块头的铁皮机器做豆腐,他还是固执地守着古法制豆腐,正如他固执地守着这条毛家弄子一样。

虽然古法制豆腐要麻烦许多,但原汁原味,又鲜又嫩,因而即便是在这个破旧不堪的小巷子里,可“酒香不怕巷子深”,“毛家豆腐”总能让县里的家庭妇女频繁光顾。

降临/有炊烟从青瓦上/升起/老母亲站在树底下/喊某个人的乳名”。

洛夫最后一次回乡,是2012年10月30日,我一路追随先生抵达旧居,聆听了“故园心——影响世界文学大师洛夫诗歌论坛”的精彩演讲。是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乌桕叶似火燃烧,在空中画出一片斑斓,像在热烈欢迎先生再度回乡。满树暖色,洋洋洒洒,宛若油画浓烈的油彩,张扬中蕴隐忍,野性里含内敛。而那些叶片层层渐变,步调不全一致,深深浅浅的红,仍有绿黄相间,流露出真颜色的性情,原生态的风姿。秋风习习,乌桕叶生动唯美,如栖息枝上的红蜻蜓,展开翅膀意欲飞翔;如飘荡不定的彩旗,不经意间鸽子样落地。一粒粒乌桕籽,缀满梢头,晶莹剔透,争先恐后从叶丛中探出头来。先生径直走近乌桕,手扶树干,蹲下身子,拾起一片落叶,在树前静默良久,耀眼的红叶在指尖间慢慢转动。

先生前后八次回乡,其中六次在金秋十月,许是故居的乌桕在梦里招手,勾起了先生的乡愁;许是温暖的乌桕叶,点亮了他的童年往事。

洛夫在燕子山曾经生活整整10年,乌桕像一位友善的伙伴,陪伴他儿时的成长。据洛夫的亲人们讲,洛父每每从地里归来,草草用过午餐,就坐在乌桕树下打盹,间或给孩子们讲家训家风,传颂邑人德行,包括屈原投江、岳飞抗金等爱国故事。童年的洛夫喜欢爬树,摘果子,掏鸟蛋,捉迷藏,捡乌桕籽当子弹,用弹弓打鸟。曾将心形乌桕叶轻轻一折,放在嘴边,鼓足腮帮用力一吹,发出清脆的哨声,召集小伙伴们玩“官兵抓强盗”。

明末清初戏剧家李渔在《枫柏》中写道:“木子以叶为花者,枫与柏是也。枫之丹,柏之赤,皆为秋色最浓。”枫与柏都是大

## 毛家弄子

他每日晚上七点左右歇业关门,将白天泡好的黄豆倒进石磨里,磨盘很小,却很沉重,寻常人推四五转已是极限,但毛长平身子壮力气也大,可能是因为打小跟父亲磨豆腐的缘故——每每想到这儿,他又自怨自艾起来,自己的儿子说什么也不肯跟他学做豆腐,现在十二岁了还是个小身板,妻子也不支持自己,说是让儿子以后吃“书饭”——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毛家总算要出一个文化人了——但是万一哪一天他老了,老到推不起石磨,做不了豆腐了,那祖宗传下来的毛家豆腐该咋办?

他磨完了一堆豆子,又要磨第二堆,这样枯燥重复的动作要持续到磨完第十堆才能满足豆腐供应的需要。磨完豆子往往都会到八点半了,这时候他才大汗淋漓地休息一会儿,喝上几口妻子烧的白开水,在躺椅上小坐一会儿,拿蒲扇扇扇,吹吹汗。

九点他才会慢慢从躺椅上起来,将妻子烧的开水倒入豆腐里,边搅边倒,直到搅拌到稀而不水的地步,才将磨好的豆腐盖上,泡熟。他又回到躺椅上去了——不紧不慢的。

九点半,他用纱网滤过三次豆腐后,生火将滤出的豆浆烧开,再倒进装有些许石膏的盆里放凉,等待它变成一块块的豆腐脑,最后将其放在纱布上,收成四四方方的形状,上方放个大木板和砖块压豆腐脑水,晾置一夜,便可成型。

第二日早上,他便将豆腐切成一块块的,卖的也便宜,一块两元。一天下来总是售罄,卖个几百来块钱不成问题。

这天,毛家弄子来了几个西装革履的男士,后面竟然跟着来劝毛长平的领导。毛长平活了这么久,不是没有眼力见,那走在领导前头的西装男士,肯定是更大的领导,不用想,一定是来劝他搬离毛家弄子的。毛长平熟捻地走近他们,绯红着脸,青筋暴起。

自然的调色板,金秋出色的染工。实际上,仅就红色而言,枫树的红比不得乌桕之红。“乌桕赤于枫,园林二月中。”乌桕的红,内敛,有质感,能点燃心中的炽热,给渐入冬天的季节取暖。它有如洛夫用满腔激情,将浓浓的乡愁凝结成魔幻诗篇,温暖天涯不归人。

寒风乍起,落英缤纷,乌桕脱去红装,褐色的乌桕籽与成群的寒鸦高悬枝头。籽熟后裂开,露出雪白的蜡层,像含笑蜜桃,又像梅花万朵,一簇簇,一串串,在冬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偶看柏籽梢头白,疑似江梅小着花。”“千林乌桕都离壳,但作梅花一路看。”默想这些优美的诗句,仿佛踏入早春的梅园。当朔风日紧严寒催逼,乌桕删繁就简,铮骨凌空,就像步入耄耋之年的洛夫,精神矍铄,笔耕不辍,仍著就巅峰之作3000余行的长诗《漂木》。

乌桕,别称腊子树、柏子树、木子树等,跟香樟一样,根系扎得深,伸得远,生命顽强旺盛,南方人喜欢在前门屋后种植。乌桕浑身皆宝,花可酿蜜,籽能榨油,叶可入药,木质肉紧纹美,做出来的家具越擦越亮堂。北魏农学家贾思勰《齐民要术》最早将乌桕录入册页,至今已有1400多年。“日暮伯劳飞,风吹乌桕树。”南北朝时的乐府民歌《西洲曲》也提及乌桕。陆游、辛弃疾、杨万里、杭世骏等历代著名诗人,都曾留下吟诵乌桕的诗篇。洛夫写诗、译诗、教诗、编诗七十余载,著作甚丰,出版诗集《时间之伤》《灵河》《石室之死亡》等三十余部,对蜘蛛、蟋蟀、石榴树、蟹爪兰等诸多动植物着笔深沉,却没有触及最熟最亲的乌桕,大概是他心中的一个秘密。

文笔虽未及乌桕,但它已深深根植在洛夫心里,有着另一番《血的再版》吧?我也早已将乌桕当成他留在故乡的一部诗集,宁愿用一生的情感去品读和禅悟。

其中一个大领导见状,走上前来,拍了拍毛长平宽阔的肩膀,问了一些和拆迁毫不相干的事情。譬如说这弄子住了多久了,生意如何云云。毛长平被这么一问,懵了,但一想不是来拆迁的,便松了一口气,稍微随意地聊了聊,这弄子啊,还是那老清朝建的,连这毛家豆腐,也世代代传了百来年,这县城里啊,好几代人都吃着毛家豆腐长大的……

毛长平说起这个,便聊个没完了,面色泛着红润,眼神炯炯,眉间满是骄傲。那大领导笑着听着,听罢了,便说去买几块这豆腐。

毛长平脸上泛着光,将手在干净的湿布上抹了抹,麻利地装上了大几块白白嫩嫩的豆腐,憨憨笑道:“拿去拿去,就不要你的钱了,以后多来照顾生意就成。”

大领导连连说着“一定一定”,道了谢,视了几句生意兴隆的话,便同身后那些领导们相谈着走出毛家弄子。

毛长平意气风发,本以为又要来一场弄子保卫战,没料到这大领导居然还喜欢自己的毛家豆腐。毛长平老婆瞧见了,泼了盆冷水:“城市建设,该拆的还是要拆。”转而看向卖豆腐的摊子,那放豆腐的砧板角,压着一张二十块。

“诶?这领导……”

隔天,之前劝毛长平拆迁的领导又来弄子里了,这次,他买了几块毛长平的豆腐,还和毛长平说道,那大领导是省里文化部门的,说要保护当地的文化遗产,让百年弄子成为县里的独有标志,毛家弄子便不用拆了,但是得好好翻修一下,让它焕然一新,还要培养一些制作豆腐的师傅们,让毛家豆腐成为特产,走出县,还要走出省哩!

毛长平一乐,想着以后毛家弄子翻修后的图景,说了句奇奇怪怪的话:“是哩!建设是好,总要有一些东西保留住,才完整。”

游宇明

旧时艺人判断一个人的艺术潜质,喜欢说“老祖宗赏饭吃”或“老祖宗不赏饭吃”。这样的话看似迷信,其实渗透着诸多科学因子。人在文学、音乐、戏曲、绘画等方面的能耐,一部分固然来自后天的有意锤炼,有一部分却明显来自天赋,即父母的遗传。而父母的潜质也是来自他们上一辈的,这就构成了我们生命中某种神秘的基因。说老祖宗赏不赏饭吃,其实就是指我们有没有起码的艺术潜质。

生活中有许多杠精,碰到别人表达个性化见解,不管有没有道理,总要用似是而非的所谓“证据”反驳一下。我无意就此命题争论,只想列举些事实。比如我们通常说文学来源于生活,这是一个经典判断,当然有它的道理,但历史上确实有少数生活阅历不算丰富而取得杰出成就的文学家,比如汉代的贾谊只活了32岁,初唐的王勃享年仅27岁,清代的纳兰性德寿数31岁,当代的海子只活了26岁,这些人因为逝世得太早,经历的事有限,艺术影响却比某些活得寿命几倍于他们的文学家高出一截。再说唱戏的事。新凤霞13岁才开始习评剧,15岁就做了主演,23岁便出任北京市实验评剧团团长,是当时戏曲界顶级大咖之一,而一般从事表演艺术的,20多岁开始成名,30岁左右艺术成熟,已经算是年少得志了。你说上面这些人,难道不是“老祖宗赏饭吃”吗?

世间永远不缺乏因为天赋非凡而成就英名的人,不过,我们同样也要看到“老祖宗赏饭吃”与一个人最终有没有“饭”吃,真的不是一回事。有人天分充足,却将天分当神一样“供”在那里,从来想不到要好好“使用”一下,结果活了一辈子依然没有“饭”吃;有人懂得将自己每一个长处调动起来,将丝拉成线,把布制成衣,最后“饭”多得可以分给别人“吃”。

一个人要做到吃上、吃好潜质的“饭”,必须跨越几条河道。其一是眼光。某方面的潜力,许多人都有,你发现了,给它培土、浇水、施肥、拔草,它就可能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没有这种眼光,雄鹰也只能折翅于荒野,千里马也只会骈死于槽枥之间。

将潜质炼成才华非一夕之功,虽然聚木可以成林,汇水可以成河,但这聚这汇却耗时费脑费力。一个人沉不下心,虽然选择了冲锋的方向,却没有长期规划,最终一定会丢盔弃甲。“毅力”这个词写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需要钢铁般的硬气、爬坡越坎的执着、栉风沐雨的神勇。

每个人都是一部传奇,出身、所受教育、经历相异,希望大家的思维都在一种频道上,其难度几乎等同于让全球范围内,数十人长相一模一样。面对你不断走向那条坚守的跑道,面对你眼睛里亮闪闪的狠劲,面对你满身血痕还要系好绷带继续冲锋的激情,有人好心劝阻,有人冷语相嘲,有人粗暴阻拦,都是正常的,关键是你的头脑要清醒,必须懂得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努力之后可以达成什么。拥有了自信,你才会有足够的理智。

老祖宗“赏”的饭不会那么轻易被吃到,否则,就无法理解一个祖先繁衍下来的人,个人造化却相迥云泥。聪明的人懂得将老祖宗的赏赐当成酒曲,以自己的血汗和智慧去酿造生命里全部的灿烂与辉煌。

